

劉 恒

刘恒自选集

第四卷 中短篇小说

狗日的粮食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狗日的粮食 刘恒自选集（第四卷）

作者：刘 恒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纺织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63 千

印张：16.375

印数：0001—11,000 册 插页：6

版次：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674-3/I·673（平）

ISBN 7-5063-0675-1/I·674（精）

定价：12.25 元（平） 定价：16.25 元（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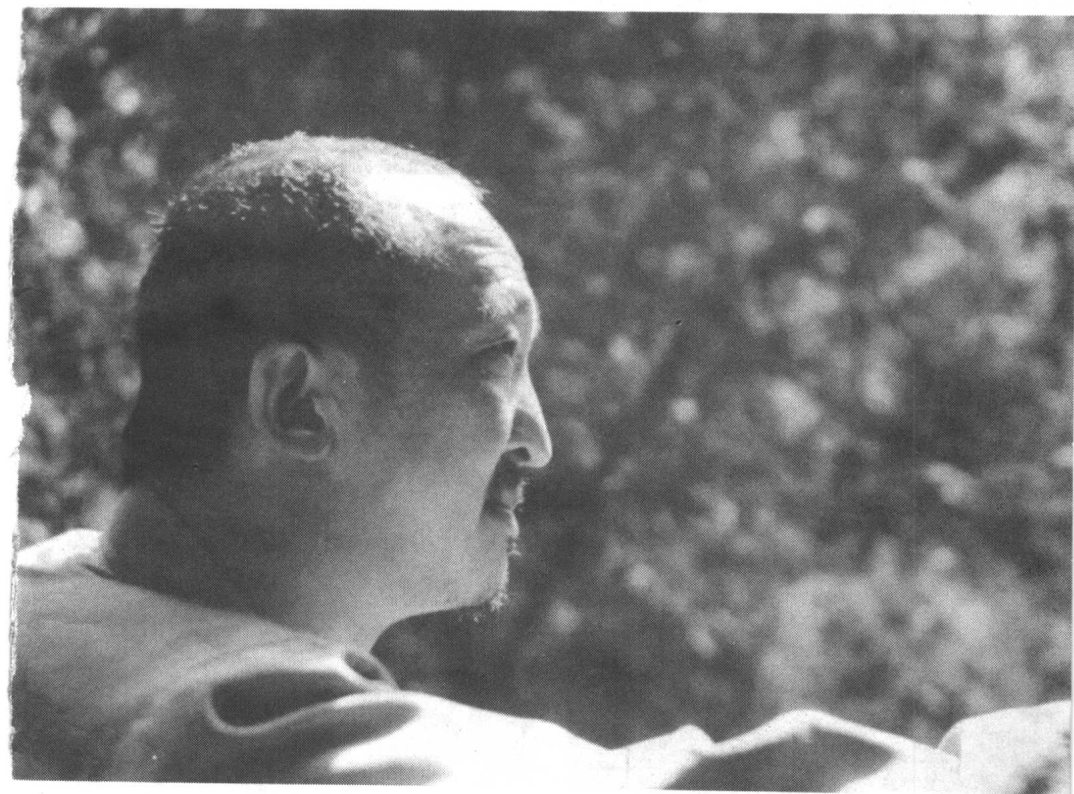
作者简历

刘恒，本名刘冠军。一九五四年生，北京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及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离开城市，在父母的故乡滞留三年。一九六九年入伍，在海军陆勤部队服役。六年后退役，在汽车制造厂当装配钳工。一九七九年调至北京市文联，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

作品有长篇小说《黑的雪》、《逍遥颂》、《苍河白日梦》；中篇小说《狼窝》、《虚证》、《伏羲伏羲》、《冬之门》等；短篇小说《小石磨》、《狗日的粮食》、《教育诗》等等。部分作品获全国文学奖或地方文学奖。

写小说之余，也应约编撰电影剧本，其中大部分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拍摄之后得到一定评价，如《本命年》和《菊豆》。

小说作品有英、法、意、日、韩等多种译本；部分作品陆续在港台出版。今后的创作方向，仍是小说，将努力写出有更大影响力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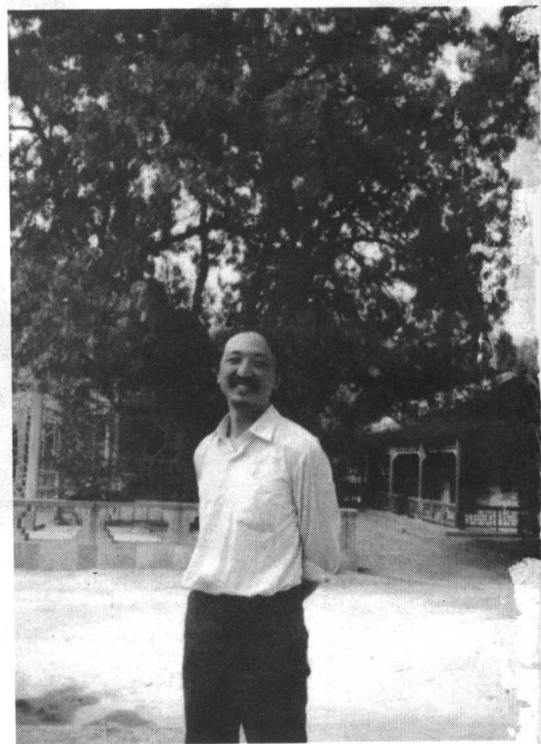


刘恒，一九九二年，北京
摄影：李保田



一九九一年，北京

一九九二年，北京，马长青摄



一九九〇年，北京

卷首语

自视甚高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或别人的浅薄，用不着把古人和洋人扛在脖子上。做了婊子，自称纯洁或自称不纯洁，横竖都没有用。既然自以为是够格的刺客，想起荆轲来就无须自愧弗如，更无须见人就说自己手软而大家也手软。该干什么便悄悄干什么去，离出血的日子还远呢！

——刘 恒

目 录

狗日的粮食·····	1
伏羲伏羲·····	16
力气·····	114
杀·····	163
萝卜套·····	179
陡坡·····	197
种牛·····	219
四条汉子·····	238
东西南北风·····	319
连环套·····	387
两块心·····	454
龙戏·····	497

狗日的粮食

日后人们记起杨天宽那天早晨离开洪水峪的样子，总找不到别的说法儿。他们只记住了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

“他背了二百斤谷子。”

这没滋没味儿的话说了足有三十年。它显不出味道是因为那天早晨以后的日子味道太浓的缘故。

杨天宽是趟着雾走的，步子很飘。他背着花篓，篓里竖着粮袋，鼓的。这些都陷入白烟，人们疑心他背着空篓。但他前几日的确跟各家借过粮食，谷子的用处也吞吐着挑了。他走得健就是因了这个。

人们却只说：“他背了二百斤谷子。”把一个火烧火燎的光棍儿汉说得丢了分量。

杨天宽驴一样把谷子背到那地方，脸面丢尽了。不会说话，只会吐气，眼一劲儿翻白，晕噎中那个男人问他：“新谷？”

他点头，甩一帘汗下来。那人身后立一匹矮骡儿，也不计分量，只掂了掂就用肩一顶，将粮袋拱到骡鞍上。

“妥了，兄弟歇着。”

那人一笑，便牵了骡走。骡屁股后面就移出了一个人，站在那儿瞭他。杨天宽只对了一眼，不敢看了，有心去宰走了的男人，又没有力气。

他叹了一口气。这声长叹便成了他永远扔不脱的话柄。

丑极了。二百斤谷子换来个瘪袋。值也不值？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值。总归是有了女人。于是他领了女人上路，光棍脑袋细打路的尽头那盘老炕的主意。事情比他想的来得快，女人有火。

“你的瘪袋咋长的？”出了清水镇的后街，杨天宽有了话儿。

“自小儿。”

“你男人嫌你……才卖？”

“我让人卖了六次……你想卖就是七次，你卖不？要卖就省打来回，就着镇上有集，卖不？”

“不，不……”女人出奇的快嘴，天宽慌了手脚，定了神决断：“不卖！”

“说的哩。二百斤粮背回山，压死你！”

女人咯咯笑着蹿前边去，瘪袋在肩上晃荡，天宽已不在意，只盯了眼边马似的肥臀和下方山道上两只乱掀的白薯脚。

“瘪袋不得生？”天宽有点儿不放心。

“碍啥？又不长裆里……”女人话里有骚气，搅得光棍儿心动：“要啥生啥！信不？”

“是哩是哩！”

最后是女人到坡下小解，竟一蹲不起，让天宽扛到草棵子

里呼天叫地地做了事。进村时女人的褡袋不仅不让天宽丢脸，他倒觉得那是他舍不下的一块乖肉了。

那时分地不久。杨天宽屋里添了人，地数就不够，村里把囫圇坨两亩葫芦地拨给了他。地很肥，可是路远，是日本人在的时候游击队烧荒撂下的，多年不种了。

天宽性子钝，人人不要的地给了他，也嚼不出啥，苦着脸忍了。女人却不，爬到猪棚上骂街。句句骂的猪，可句句人不要听，唬得村干部谁也不敢露脸。

“猪哩，哪个托生的你呀？你前辈造了孽，欺负我家男人，今世你可美了吧？哼哼啥，看老娘拉屎给你吃！你个臭了心肝的……”

人们只知天宽娶了个褡袋婆，丑得可乐，却不想生得这般俐口，是个惹不得的夜叉，都不敢来撩拨了。天宽也由此生出一些怕来，女人的褡袋越骂越亮，圆圆的像个雷，他便矮下三寸去，觉得自己做个男人确是活得不带劲，比不上这娘儿们豁爽。

他灶间里舀一瓢水，哀怯怯去劝她。

“累着，行啦……下来喝。”

“你哑啦？尿挤不出一星，屁崩不来一个，屎的你！我下去你上来，你给我吆喝，给我日他欺人精的祖宗……”

天宽搀女人进屋，愁得苦。这女人是个混种，以后的日子怕难得好过。但是，凭怎么骂，女人还是女人，身条儿和力气都不缺，炕上也做得地里也做得，他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女人果然勤快。扛了镢头、吃食，在囫圇坨搭个草棚，五宿不下山。白天翻坡地的黑土，两口子一对儿光膀，夜里草铺

上打挺儿，四条白腿缠住放光。不下三日天宽就蔫了，女人却虎虎不倦，净了地留丈夫在棚里养精，独自下山背回一篓一篓的山药种。种块切得匀，拌了烧透的草灰，两抔一颗掩进松软的泥土。这女人很会做。

秋后天宽家收的山药吃不清了。叔伯兄弟杨天德口儿众，四个娃儿，谷子又没有长好，天宽有心接济他。

“屁话！饱日不思饥，你不怕我还怕日后饿煞哩！他吃自己种去……”

女人挡了他，在屋后掘了一口大窖，将黄皮山药码鸡蛋似地堆成小山，封了。

她嘴伤人，心也伤人。天宽在乡人面前抬不起头，但他心里有数，女人待他不薄。两口子熬日月，有这个够了。

以后他们有了孩儿。头一个生下来，女人就仿佛开了壳，一弄腿就掉一个会哭会吃的到世上。直到四十岁她怀里几乎没短过吃奶的崽儿，总有小小的黄口叼她的小萝卜似的奶头儿，吃饱了就在瘪袋上磨嫩牙，口水、鼻涕蹭她一脖儿。

她奶水一向充足。伏天吃饭，天宽蹲北屋檐下，她在灶间门口，孩儿玩她奶子弄不对付了，只需一压，一股白溜溜的长线能嗖地挂到天宽碗里去。两口子闲时打趣，奶柱儿时时滋得天宽眼珠麻痛。这些都成了男人的骄傲。

但是，女人到底不是奶牛，孩子们也不是永远不大。他们要吃，孩儿们也要吃，大小八张嘴，总得有像样的东西来填塞。天宽起初只尝到养孩儿的乐趣儿，生得多就明白自己和女人一辈子只在打洞。打无底洞，一个孩儿便是一个填不满的黑坑。

他们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锅里的玉米粥就稀了，并且

再没有稠起来，到第四个孩儿端得住碗、捏得拢筷子，那粥竟绿起来，顿顿离不开叶子了。

孩子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可一旦睡下来，撂一炕瘪肚子，天宽和女人就只剩下叹息。

几个孩子舌头都好，长而且灵活。每日餐后他们的母亲要验碗，哪个留下渣子就逃不脱骂和揍。

“就你短舌，舔喽！”

脑勺上挨一掌，腮上掉着泪，下巴上挂着舌，小脸儿使劲儿往碗里挤，兄妹几个干得最早、最认真的正经事就是这个。外人进了天宽家，赶巧了能看见八个碗捂住一家人的脸面，舌面在粗瓷上的磨擦声、叭嗒声能把人吓一大跳。

天暗得看不清人形了，天宽常常顶着星星去串户。他拎一个小口袋，好像提拎着自己的心，又羞又慌。碰上不肯借粮给他的，他就恨不得整个儿钻到破口袋里去。

洪水峪奸人少，没有借过粮给天宽的人不多，天德要算一个。

“你借不给，让瘪袋来！”

叔伯兄弟说出这个，天宽料定早年山药蛋的帐还未结，只好讷讷地走开。传话给女人，她就骂：“这算一个爷的种？日歪了的！”

出不够气，她便到天德菜园儿里将白日瞄下的一颗南瓜摘来，放了盐煮。待天德在菜园儿里揪着秃秧跳脚，天宽的孩儿们已经拉出了南瓜子。

一家人就这么活。

女人姓曹，叫什么谁也不知。她对人说叫杏花，但没有人信。西水那一带荒山无杏，有杏的得数洪水峪，杏花是她嫁来自己捡的名儿，大家还都说她不配，因此不叫。人们只叫她脖子上的那颗瘤，瘦袋！

她的西水口音短促、尖利，说快了能似公鸡踩蛋儿，咕咕咯咯的满是傲气，人们觉得这种嘴只配骂人。她又的确会骂，骂起来脏字连珠，恍惚间一跃而为男人，又比一般男人多着胆量和本事能让对手或与对手有关的一切女人受辱，不管她活着还是在坟里。

这里男人打老婆是一顿饭，常事。她来了就造出天宽这反货，让老婆揪住耳朵在院里打悠儿。这又是西水的习气，人们简直近不得她，当她是西水的母虎。

生红豆那年，队里食堂塌台，地里闹灾，人眼见了树皮都红，一把草也能逗下口水。恰逢一小队演习的兵从山梁上过，瘦袋抱着刚出满月的红豆跟了去，从驮山炮的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天宽见它在阳儿里晒，真把啦当了粪，拎起来倒猪圈里。瘦袋见了空篮，从屋里跳出来就给他两嘴巴。

“瞎了你的！我闻骡子屁都不嫌你看一眼就嫌它？你自己拉！自己拉一锅能熬得来，能煮的来……”

谷子豆子们看着父亲让巴掌抡得转圈儿。好一阵挣扎才稳下来。墙头上有几个脑袋在笑，叹气。她不是母虎又是什么！但人们又发觉她夹着细筛到河里去了。

骡粪沾了猪圈的脏味儿，淘得不能不细。草棍儿和渣子顺水漂去，余下的是整的碎的玉米粒儿，两把能攥住。一锅煮糟的杏叶上就有了金光四射的粮食星星。一边搅着舌头细嚼，一

边就觉得骡儿的大肠在蠕动，天宽家吃得惬意。女人是好的，天宽用筷子在打肥的腮上拨，这么想。乡人们只好沉默，百弄不如一好，这娘儿们坏得不透。

那年天宽家坟场没有新土，一靠万幸，二靠这脏嘴凶心的女人。

日子苦，但让她得些怜悯也难，她做活不让男人，得看在什么地界儿。家里不消说了，推碾子腰顶主杠，咚咚地走，赛一头罩眼牲口，能把拉副杠的小儿小女甩起来；从风火铳背柴到家里，天宽一路打六歇，她两歇便足了，柴捆壮得能掩下半堵墙；担水一晨一夕十五担，雨雪难阻，五担满自家的缸，十担挑给烈属、军属，倒不是她仁义，而是每日四个工分诱着。地里就不同了，一上工立即筋骨全无，成了出奇的懒肉。别人锄两梯玉米的功夫，她能猫在绿帐深处纳出半拉鞋底，锄不沾土；去远地收麻，男背八十，女背五十，她却嫩丫头似地只在胳膊窝里夹回镐把粗的一捆。

“瘪袋长到屁股台儿了，背不得？”队长怨她。

“背不得，我腿根子夹着你的扁哩！”

“……你篓儿倒不空。”

“空了不饿死你六个小祖宗？亏是天宽揍下的，你的种儿你敢说这个？！”

她笑得野，队长扯眉无话。她篓里是半下子泉里泡过的麻麻裸儿，绿格盈盈吐香，单等着掉锅里煮了。别人歇晌她不歇，草坡上乱扒图的就是这货，是村旁山地难得一见的野菜呢！队长能说什么？怪不得，自然也敬不得，还不由她去！

怪不得不只一项。她身上有口袋，收工进家手不知怎么一

揉，嫩棒子、谷穗子、梨子、李子……总能揪一样出来。日积月累，也不能说是个小数目。但谁也逮不住她，不知道口袋在什么地方。有猜在裆里的，虽说是老娘儿们终究不是可探的地方，证实不易，或许又是人家不愿逮她罢了。天宽未必明白小秋收的底细，他只明白起初女人只是嘴坏些，有了孩儿，肚子一紧瘪，她的手便也坏了。不能说，他嘴打不过她，手打怕也吃力。况且养一堆活口，女人的本事哪一样都是有用的。

这爪子就难免四处撒野。

邻家靠院墙搭了葫芦架，水汪汪一棚嫩叶，几朵白花挤到墙头这边来，绿豆和二谷伸着小手去够。

“看落了！让它长……”瘪袋有了心思，也不说。白花枯后，茎上吊了拳大几颗蛋蛋，吹气似地胀起来。邻家女人也是个精明的，趁瘪袋上工溜进来，用荆条圈将葫芦一一托牢，既免了坠种，又宣白了它们的主人。瘪袋只当无事，领人扒墙头窥动静，她就背身藏住冷笑，滴水不露。

葫芦大了，估量着搀俩茄子已够吃一天，瘪袋便刮北风似地割了它们。依旧是煮，然后骂也依旧。邻家的嫩崽打了先锋，骑墙头日偷儿的娘。这边就威凌凌杀出了瘪袋。不骂人，只骂葫芦，骂得很委屈，葫芦成了骚娘儿们，把漂亮身子递过墙，将清白的瘪袋勾引了。

“心肝葫芦肉儿，你天生是个招人日的货哩！明几个记着，有骚憋自家院儿里，便宜自个儿留着……”

声气儿顿消，邻家女人羞得只剩了拔秧的力气，把一棚葫芦扯散了。吃亏的都说，西水的娘儿们不是个人，天宽也觉得女人八成是着了魔。

那一年粮食又不济。可二谷都七岁了呢！魔鬼附体的日子

没个休、没个休。

天宽五十了，闹不清自己是怎么长的，也闹不清自己肚里有什么下水。人呆得像个木桩，横炕上总打不住要想年轻时那沉甸甸的二百斤谷子。鼻子凉酸，哀气也跟着涌，一声迭着一声。

“哀啥？见我那天就打哀声，半辈子也下来了，我亏了你没？”

“不亏，不亏！”

两口子捂一床破絮无事可做。早年几句话逗下来，天宽就能折腰腾身，压女人一身腥汗。如今不行了，女人的屁股他看都不要看，况且又有满满一炕大的小的孩子，大谷大豆怕已听不得爹娘喘气。

最后一次是在园子里，黄瓜架后边。俩人在月亮底下办事，不紧不慢做得渐浓，褰袋就开了口：“明几个吃啥？”

天宽愣住了，“吃啥？”自己问自己，随后就闷闷地拎着裤子蹲下。好像一下子解了谜，在这一做一吃之间寻到了联系。他顺着头儿往回想，就抓到了比二百斤谷子更早的一些模糊事，仿佛看到不识面的祖宗做着、吃着，一个向另一个唠叨：“明几个吃啥？”

“你说吃啥哩？”他问褰袋，不论月光把她粗皮照得多么白细，他算彻底失了兴趣了。

“麸子。”

“哪儿拾的。”

“鞍子房。小豆眼快，这丫头出息了。”

“……仓库后头地里有鼠坑儿，怕能掏下正经粮食。”

天宽认真琢磨耗窝儿的走向。从此清心寡欲，与女人贴肉